



唐明修，1958年10月生，福建福州人。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中國美術家協會漆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。1981年畢業於福建工藝美術學校，1992年建立唐明修工作室，2006年起任教于中國美術學院，被聘為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漆藝術研究中心主任、碩士生導師、教授，2015年至2018年任福建省美術館館長。作品《曝日頭》入選第六屆全國美展獲銀獎，中國美術館收藏；《速度》入選中國體育美展獲銅獎，中國奧委會收藏；《白雲悠悠》入選第八屆全國美展；《時輪》入選中國漆畫展獲優秀作品獎。漆畫《石屋》《藏女》《影子》編入《中國現代美術全集·漆卷》。

八閩文化藝術
海外推介

“漆人”唐明修



《西藏的樹》

對明修漆藝作品的藝術成就，已經有許多藝術評論家發表過專業而精當的評述。我于藝術欣賞和評論純屬門外漢，明修說讓我為他的大作寫篇序言，雖然十分惶恐，但卻之又不恭，只好硬着頭皮寫上幾句可能不着邊際的話。

認識明修兄已近20年了。那時他已經在福州的北峰山里建了“漆園”。工作室是一座磚砌的二層小樓，依山而建，旁邊有一條山澗（五路溪），澗水潺潺，周圍樹木蔥蘢，景色十分宜人。這里既是明修勞作的工場，也是他修行的地方。後來應中國美術學院邀約，他下山去創建了美術院校的第一個漆藝專業，再後來，又回到福州，出任福建省美術館館長，最後，再重返漆園。雖然轉職多地，但他和大漆，和“漆園”不曾有須臾的分離，就像是俗語說的，如膠似漆。

關注并喜歡明修的作品，開始是緣于我的職業——考古。由考古發現的漆器，始自河姆渡文化，歷經幾千年，綿延不絕，留下了無數的漆藝珍品，成為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中最具特色、也是最重要的構成部分。由對漆器源流的梳理，開始關注漆器或漆藝在當下發展的現狀。結識明修并拜觀了他的作品之後，完全刷新了我對當代漆藝的認知，并對這項“非物質文化遺產”的未來重新抱有希望。為此，曾計劃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舉辦一次專門的展覽——《源流——大漆藝術的今生與前世》，想以明修的作品為起點，回溯整個漆器的發展脈絡，把自新石器時代以來，歷代最具典型性的漆器匯聚一堂，希望在全面展示這項非凡的文化遺產的同時，還能重新喚起社會公眾對大漆藝術的關注。遺憾的是這個計劃至今未能實現。2013年，有機會在蕭山跨湖橋遺址博物館，為明修和他的學生們策劃并舉辦了一次大漆作品展，雖然規模不大，借展的漆器文物也祇有幾件，但仍以“源流”為名，因為那里曾發現一件距今約8000年的“漆弓”，也是迄

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漆器，或可視為“漆之源”。而明修和他的學生們則無疑是流淌了八千多年後的流。這次展覽更多的是象徵性的意義，源遠者流長，因為有明修及他的同道們以傳承并發揚傳統漆藝為己任，并在許多方面取得了不輸古人的成績，所以我們可以相信，這股漆流不會枯竭，有如漆的不朽。

《中國漆畫》收錄了明修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同階段的代表性作品，充分反映了他在漆藝道路上的探索過程及藝術成就。從這些作品中，我們不難發現他對傳統大漆作業諸多技術的全面掌握及嫺熟的使用。在此基礎上變化出風格迥異的各類作品，既有所謂架上具象、抽象繪畫類的，也有所謂裝置類的，還有觀念類的，不一而足。在嘗試了大漆語言表達的各種可能性之後，明修順應大漆所特有的物質屬性，并將其文化特性和自己所要表達的情緒融為一體，回歸“丹漆不文”的審美特質，創作出一系列祇屬於大漆、祇屬於他自己的作品。

對時間和生命的表達，始終是明修作品的主题，他認為大漆不僅僅是一種物質性的材料，更是一種生命形態，一種歷千年而不朽，又一直處於變化中的生命形態。基于這樣的認識和體驗，他創作了《璧》《斷紋系列》《造物系列》《大碗》《抄山系列》等大量的相關作品，而其中有些作品所消耗的時間都已經超過了20年，即便如此，明修還說“我所做的東西都是沒有完成的”。我想這或許就是他對時間和生命的感悟。“生也有涯而無涯”，在不朽的大漆面前，人生是短暫的，隨着時間的流逝，人會逝去，大漆則會持久的“老化”。不知他是否認為自己的作品祇能完成一半，另一半祇能交由老天爺來完成了。半為人造，半由天造，或可成就神品。

每每在明修的作品前，仿佛像是面對他的自畫像。從而立之年的《白雲悠悠》《卓瑪》，到不惑之年的《和的狀態》《斷紋系列》

《錦衣系列》，再到知天命之後的《抄山系列》《禪板》《漆本生》《茶器的修復》……不同時期作品風格的演變，儼然就是他生命軌迹的遺痕。由物及人，我相信明修真的是將其生命與大漆融為了一體，髹、磨在一件件作品中了。這些作品似乎也成了他的化生，真實而感人。

明修兄曾拜上海靜安寺的明陽和尚為師，法號“妙修”，可能也因為這段佛緣，他的若幹作品還不經意的釋放出一種“禪意”，我嘆之為“妙髹”。我在心里時常也會把明修的作品（尤其是近年的作品）和弘一法師的書作并置欣賞，雖然作品的形式完全不同，但內在的氣質卻有着極其相近的一面，“平淡、恬靜、衝逸”，讀後令人心神寧靜。

2019年10月下旬，借去福建考察土樓之機，再次去漆園拜訪明修兄。那時他的身體剛剛開始康復（此前因修繕漆園，不慎跌傷，且傷勢十分嚴重），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漆園，重新開始髹漆的勞作。在經歷了一次死亡的考驗之後，他對大漆的理解和情感似乎又加深了許多。臨別時，他鄭重地送我幾片樹葉，是漆園里漆樹上飄落的，他把每片樹葉都精心髹了漆，有褐色、紅色、綠色……明修用他的慧心和巧手，讓這些枯葉重新獲得了美麗的生命，一如他以往的作品，溫潤而沉靜，飽含對生命的深情。

大漆成就了唐明修，唐明修也成就了不朽的大漆。明修常說，大漆是有生命的，我相信。我更相信，大漆會為遇到唐明修這樣的知己而感到欣慰和慶幸。

春天的大霧穿過漆園的小屋，屋里有漆，有明修。

漆人——奇人唐明修，一位令人尊敬的漆匠，一位真正的藝術家。

（徐天進，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教授）
2021年12月20日于積一書屋



《白雲悠悠》

《漂泊在水中的莫高窟》

